

中年华人移民频涉案为哪般？美国梦碎孤零泪独吞 (美国《世界日报》，12/2/2010)

美国《世界日报》报道，他们到美国时都怀揣着“美国梦”，想凭一身力气打拼一片天下，他们许多人的梦是在四季温度一样的厨房中启程，还有不少人的梦是在和钢筋水泥日复一日的打交道中开始，多少年过去了，有的人梦圆了，有的人梦还遥遥无期，也有的人梦碎了，清醒后是无尽的后悔，而随着步入人生中的不惑之年，他们也经历着身体和心理上的双重变化，体会着各种苦涩滋味，“移民梦”成了不堪回首的“移民梦”。

谁无“美国梦”？梦醒孤零泪独吞

老李(以下姓名皆化名)，55岁，20年前从香港移民到美国，当了近20年的炒锅师傅，中等身材，时常穿一件黑色的夹克，戴一顶棒球帽，常年的体力劳动让他有些驼背，面容缺乏健康的血色，眼睛下面的皱纹已经清晰可见。经济不好，老板为了维持生意降低成本，削减人员，体力拼不过年轻人的老李也失去了竞争优势，被老板辞退了，他无奈地说：“我们这样的，是被社会所淘汰的一批。”

如今老李只好面对现实，退而求其次，转找厨房打杂的工作，老李表示，以现在的年龄转行也已经太晚，“我只会做餐馆，而且只会做给老美吃的快餐，其它太难的我也不会，英文我又不好，我能有什么选择”。老李口中的快餐实际就是中餐馆里的美式中国菜，比如芥兰牛、蘑菇鸡、炒面和炒饭等，这些菜式，通常只要准备好调味料，制作上并不需要很多技术，一般经营这种菜式的餐馆日常生意主要依赖于外卖，所以对老板来说，炒锅师傅体力一定要好，速度够快，这样才能跟得上客人的订单。许多到美国淘金的人，在生计的压力下，都曾做过这样的工作。

虽然失业后老李一直在找打杂的工作，但因为经济不景气，起薪也被压得很低，只有1000美元出头，老李说，“很多刚来美国的人急需一份工作，也就硬着头皮做了，可是对于我们这样有多年经验的人，实在是少得可怜，有些不甘心”。老李庆幸表示，好在自己到美国多年，已经站稳脚跟，儿女也已经长大成人，可以自立，不用像从前那样为温饱而发愁。

谈起许多新移民刚到美国时的窘迫，几个人合租一间屋、拿木板当隔间，老李的口气中也无不透露着同情和辛酸。老李说：“这些年来，如果不是家人也移民到美国，有他们在身边陪伴，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撑过来，连留下都会失去意义。”

老李的故事只是那些靠出卖劳动力来谋生存的中年人士的缩影，在整个全球经济萧条的大环境下，就业市场往昔“工作找人”的红火时代已经结束，取而代之的是“工少人多”的严酷现实，这让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倍感压力，身陷“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境地。开职业介绍所的耿小姐表示，通常老板招工的时候，年龄是必问的，尤其是餐馆行业，一般一听对方已经50岁了，都不会想要，也增加这些中年人士找工的难度。

中年移民从惶恐转残暴 命耶？运耶？

今年春节前夕，在华人聚居的纽约法拉盛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凶杀案，来自上海的移民黄震(Huang Chen)涉嫌以开膛破肚方式将华裔女子吴芊(Qian Wu)残忍杀害，引起华人社区和主流社会震惊。而震惊过后，留给人们更多的是一连串的疑问，是什么原因让这样的凶案发生在华人小区？又为什么类似的悲剧一再而再而三的发生在从事苦力的中年移民身上？为了避免悲剧重演，亲友、小区团体和政府又可以做些什么？

从2005年在曼哈顿华埠用枪射杀妻儿、引爆瓦斯自杀的郑伦保(Lun Bao Zheng)、到2008年在加拿大灰狗巴士砍人头的李伟光(Vince Weiguang Li)、去年新年除夕夜枪杀41岁的女友再自杀的黎国华、再到黄震的案子，五年间北美地区发生多起中年华裔男子涉嫌杀人案，凶嫌都有着共同的特征：都是40多岁从事体力

劳动的移民，在海外艰辛的生存过程中，遭遇失业、文化和语言不通或情感等变故和挫折，最后以极端手法结束自己或他人生命。

随着近两年来美国经济大环境的不景气，为降低成本，劳工市场也出现僧多粥少的状况，许多从事体力劳动的中年移民因为体力不如从前、没有语言的优势和一技之长，慢慢被就业市场所挑剔，陷入尴尬的境地。再加上传统文化的影响，华裔和许多亚裔群体对心理问题和情感困扰多讳莫如深、以及现有咨询和医疗服务资源的不足，让移民的心理健康问题常常成为被社会忽略的一角。

专家分析，通常从事体力劳动的中年移民出现心理问题，主要原因有无法适应现有生活环境，常常抱怨；年老体弱，心理落差大；家人不在身边或关系不和睦等。黄震本人就是最好的例子，原本在国内是风光的海员，来到美国打工淘金却屡遭不顺，感情也出现问题。

生活压力内心孤独 中年移民易现心理问题

身体的衰老、就业的压力和孤独的生活，让这部分群体常常容易出现心理问题，王嘉廉小区医疗中心心理卫生社工总监何志杰表示，在他所接触的病人中，大多数都为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士，有不少都为中年人士，也有一些老人和小孩，通常男性都从事餐馆或装修的工作，女性早些年主要为衣厂的女工，近年来则有许多从事保姆行业，多因为长期遭受病人的侮辱和性骚扰，而导致抑郁。

心理安康一线牵的亚裔外展教育主任罗洁介绍，根据她接触过的求助者，发现主要集中在 30 岁至 60 岁的群体，男女都有，他们有些是为自己问，也有些是为父母、子女或朋友咨询，而在这批群体中，有四成的人都患有抑郁症，通常症状为心脏、睡眠不好，人际关系出现问题，常出现孤独、不满、悲伤的情绪，对周遭充满挑剔的眼光，觉得生活希望不大，而中年从事体力劳动的群体，究其抑郁的原因通常可以分为：

无法适应 常常抱怨

罗洁分析，许多患者原本在自己国家还算不错和风光，但来到美国后却要从事体力劳动，心理上一直无法接受，认为这样的工作很低贱，自己的未来没有任何憧憬和机会。就像老刘，移民美国三年多，工作换了一个又一个，每一份都不超过三个月，主要缘于暴躁的脾气，无论是身边的工友还是曾经担保他移民过来的亲友，都因无法忍受他而纷纷与他保持距离。美国的打工生活让老刘无所适从，老刘也常常忿忿不平，抱怨“为什么来了美国，非但没有遍地的黄金，却只能做这些出卖体力的粗活”，可是语言不通、没有什么学历和一技之长的自己又找不到其它工作。

由于没有稳定的工作和固定的收入，老刘根本找不到女朋友，至今还是光棍一条。和老王相同的是，老刘也不断后悔着当初来美国的决定，不同的是，他对眼前的生活和这个社会还充满了许多的仇恨。

年老体弱 事与愿违

老王，以前在中国的时候是一名工程师，无论是学历和职业都受人尊敬，30 岁出头时，为支持两个儿女到美国上学，他毅然移民到美国，但语言不通的自己无法找到像在中国一样的工作，为糊口，他也放下身段到餐馆打工，当了一名切烧腊肉的师傅，卖命的工作，从此开始了整天站着、像机器一样切肉的生活，一做就是近 20 年，然而岁月不饶人，多年辛苦的工作和长期的劳累，让老王的胳膊落下了毛病，还不幸得了糖尿病，手脚也因此浮肿，使他再也无法工作。老王失业了。

而最让老王不能接受的是，当他拖着疲惫的身躯回老家探亲时，昔日的很多同事都已经非常成功，不仅买了大房子，还慷慨阔气地招待自己，而老王在美国，却依旧住在狭小的政府楼中，他无法向朋友们启齿，如今他还要靠政府救济金存活。现在的老王，患有轻微的痴呆症，最希望的就是儿女的陪伴，但一双儿女因为工作需要，都远在外州，老王有时几个月也见不到他们一次。老王常常后悔抱怨，“如果当初没有来美国，那该多好。”

孤单无助 求救无门

何志杰分析，求助的病人通常家人和亲戚都不在身边，导致病人感觉孤注无援；有一些病人虽亲戚在身边，但因发展状况比自己好太多，造成心中落差太大，而不愿接触。总之，周围可支持的网络太少。还有些病患，因家庭关系的不和睦，很容易出现暴力行为，其实并非有暴力倾向，而是因为心中的遗憾和苦闷无法排遣；还有的人则选择逃避的方式，想用赌博来赌明天和赚钱，最后反而输得更惨。

何志杰说，也有些人则因一时想不开，家人又不在身边，走上自杀的道路，在他接触的案例中，就有一位华人男子因为脚摔伤而失去工作能力，家人又因为身份问题，而被移民局递解出境，该男子忍受不了双重打击而企图自杀两次；而严重的精神分裂者则可能因为幻觉和幻听的产生，做出伤害别人的行为，甚至是自己的亲人。在他接触的患者中，有一位太太产生患听，以为喂自己吃药的先生要伤害她，用刀将先生砍伤。

问题之一：观念障碍 表达无力

“按照华人传统的文化，认为身心为一体，很难把自己的身体和心理状况区分开来”，哈佛医学院助理教授和麻省总医院精神科医师范晓舵分析，“其实身体会有病，心也一样会有病，但是很多华人和亚裔却无法接受这种观念”，而有些人即使觉得自己心理有问题，因为觉得害怕让整个家族蒙羞，也不愿承认。何志杰表示，在他接触的一些病人中，还认为一旦求助心理咨询和相关组织，其病历未来会在读书时或工作时被学校或公司发现，从而影响其发展和前途，而实际上，这些资料都是保密的，学校和公司无权查阅。

罗洁还指出，在求助的群体中，她感觉早期从香港、福州、广东台山等地去的老移民较为能积极寻求帮助，相比之下，近十年移民赴美的新移民这方面意识较为落后，而且多因心理上的因素感觉不好意思，所以很多求助电话反而是老移民出面为新移民咨询。

范晓舵指出，而亚裔普遍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不善表达自己的感情和情绪，他就曾遇到许多的患者，当说到自己未来的人生和工作计划，都没有问题，但一触碰到情绪问题，就哑口无言了，“不排除一些人是不愿讲，但有些人真的很想说，但因为从小生长的文化中就没有这种习惯，所以其这方面表达的语言系统几乎是一片空白，不知该如何诉说”。

问题之二：咨询、治疗 资源不足

何志杰指出，目前为亚裔提供心理咨询和治疗服务的机构和人员都严重不足，但需要帮助的人却很多，而因资源有限，所以一般都以病情严重者优先，反而造成病情轻微的民众得不到及时的救治，最后的结果就是，病情轻微的民众拖了一段时间后，变得越来越严重，错过了最好的治疗时间，并形成恶性循环，这些机构救治和预防的目的永远也无法真正达到。他希望亚裔心理健康的问题可以得到更多民选官员和社团组织的重视，未来有更多的经费，针对病人的病情程度轻重来进行分级治疗。

罗洁表示，比起西语裔等族裔的热线电话咨询服务，亚裔的远远不足，目前该组织服务亚裔的全职员工才有六名，而且只有三位是全职的，且电话咨询时间也不是 24 小时开通，只是早上 6 时至晚上 10 时，而像西语裔的就是几十位全职员工，电话 24 小时随时服务。